廬陵文鈔/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　墓表 ◄

廬陵文鈔
卷三十一　祭文、行狀

► 卷三十二　頌、賦、雜著

卷三十一 • 祭文、行狀

祭謝希深文

維年月日，具官修謹以明日祗役于滑，謹用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。

嗚呼謝公！性明於誠，履蹈其方。其於死生，固已自達，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，惜時之良。況於吾徒，師友之分，情親義篤，其何可忘？

景祐之初，修走于峽，而公在江東，寓書真州，哀其親老，而勉以自強。其後二年，再遷漢上，風波霧毒，凡萬二千里，而會公南陽。初來謁公，迎我而笑，與我別久，憐其貌若故而氣揚。清風之館，覽秀之涼。坐竹林之修蔭，泛水芰之清香。及告還邑，得官靈昌。走書來報，喜詠於章。罷縣無歸，來客公邦。歡言未幾，遽問於床。不見五日，而入哭其堂。

嗚呼謝公！年不得中壽，而位止于郎。惟其歿也，哭者為之哀，不識者為之相弔，或賻其家，或力其喪。嗟夫！為善之效，得此而已，庸何傷！富貴偶也，壽夭數也，奚較其少多而短長！若公之有，言著于文，行著于事，材著于用，既久而愈彰。此吾徒可以無大恨，而君子謂公為不亡。

滑人來迎，修馬當北，而不即去者，以公而彷徨。始修將行，期公餞我，今其去也，來奠公觴。慈言悲矣，公其聞乎？抑不聞也？徒有淚而浪浪。尚饗！

祭吳尚書文

嗚呼公乎！余將老也，閱世久也，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。士少勤其身，以干祿仕、取名聲，初若可愛慕者眾也。既而得其所欲而怠，與迫於利害而遷，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，十不一二也。其人康強飲食，平居笑言以相歡樂，察其志意，可謂偉然。而或離或合，不見幾時，遂至於衰病，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，十常八九也。

嗚呼公乎！所謂善人君子者，其難得既如彼，而易失又如此也。故每失一人，未嘗不咨嗟殞泣，至於失聲而長號也。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，文學足以名後世，宜在朝廷以講國論。而久留于外，宜享壽考以為人望。而遽云長逝，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，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，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。尚饗！

祭資政范公文

嗚呼公乎！學古居今，持方入員。丘、軻之艱，其道則然。公曰彼惡，謂公好訐；公曰彼善，謂公樹朋。公所勇為，謂公躁進；公有退讓，謂公近名。讒人之言，其何可聽！先事而斥，羣議眾排。有事而思，讐仇謂材。毀不吾傷，譽不吾喜。進退有儀，夷行險止。

嗚呼公乎！舉世之善，誰非公徒？讒人豈多，公志不舒？善不勝惡，豈其然乎？成難毀易，理又然歟？

嗚呼公乎！欲壞其棟，先摧桷榱；傾巢破縠，披折傍枝。害一損百，人誰不罹？誰為讜論，是不仁哉！

嗚呼公乎！易名謚行，君子之榮。生也何毀，歿也何稱？好死惡生，殆非人情。豈其生有所嫉，而死無所爭？自公云亡，謗不待辯。愈久愈明，由今可見。始屈終伸，公其無恨。寫懷平生，寓此薄奠。

祭尹師魯文

嗟乎師魯！辯足以窮萬物，而不能當一獄吏；志可以狹四海，而無所措其一身。窮山之崖，野水之濱，猿猱之窟，麋鹿之群，猶不容於其間兮，遂即萬鬼而為鄰。

嗟乎師魯！世之惡子之多，未必若愛子者之眾。而其窮而至此兮，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！方其奔顛斥逐，困厄艱屯，舉世皆冤，而語言未嘗以自及；以窮至死，而妻子不見其悲忻。用舍進退，屈伸語默。夫何能然？乃學之力。至其握手為訣，隱几待終，顏色不變，笑言從容。死生之間，既已能通於性命；憂患之至，宜其不累於心胸。自子云逝，善人宜哀，子能自達，予又何悲？惟其師友之益、平生之舊，情之難忘，言不可究。

嗟乎師魯！自古有死，皆歸無物。惟聖與賢，雖埋不沒。尤於文章，焯若星日。子之所為，後世師法。雖嗣子尚幼，未足以付予；而世人藏之，庶可無於墜失。子於眾人，最愛予文。寓辭千里，侑此一樽。冀以尉子，聞乎不聞？尚享！

祭蘇子美文

哀哀子美，命止斯耶？小人之幸，君子之嗟。子之心胸，蟠屈龍虵；風雲變化，雨雹交加；忽然揮斧，霹靂轟車。人有遭之，心驚膽落，震仆如麻。須臾霽止，而四顧百里，山川草木，開發萌芽。子於文章，雄豪放肆，有如此者，吁可怪耶！

嗟乎世人，知此而已，貪悅其外，不窺其內。欲知子心，窮達之際。金石雖堅，尚可破壞，子於窮達，始終仁義。惟人不知，乃窮至此。蘊而不見，遂以沒地。獨留文章，照耀後世。嗟世之愚，掩抑毀傷，譬如磨鑑，不滅愈光。一世之短，萬世之長；其間得失，不待較量。哀哀子美，來舉予觴。尚享！

祭梅聖俞文

昔始見子，伊川之上，余仕方初，子年亦壯。讀書飲酒，握手相歡，談辯鋒出，賢豪滿前。謂言仕宦，所至皆然，但當行樂，何有憂患？子去河南，余貶山峽，三十年間，乖離會合。晚被選擢，濫官朝廷，薦子學舍，吟哦六經。余才過分，可愧非榮；子雖窮厄，日有聲名。余狷而剛，中遭多難，氣血先耗，髮鬚早變。子心寬易，在險如夷，年實加我，其顏不衰。謂子仁人，自宜多壽；余譬膏火，煎熬豈久？事今反此，理固難知，況於富貴，又可必期？念昔河南，同時一輩，零落之餘，惟予子在。子又去我，余存兀然。

凡今之游，皆莫余先，紀行琢辭，子宜余責。送終卹孤，則有眾力，惟聲與淚，獨出余臆。

祭石曼卿文

嗚呼曼卿！生而為英，死而為靈。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，暫聚之形；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，後世之名。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，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。

嗚呼曼卿！吾不見子久矣，猶能彷佛子之平生。其軒昂磊落，突兀崢嶸，而埋藏於地下者，意其不化為朽壞，而為金玉之精。不然，生長鬆之千尺，產靈芝而九莖。奈何荒煙野蔓，荊棘縱橫，風淒露下，走燐飛螢。但見牧童樵叟，歌吟而上下，與夫驚禽駭獸，悲鳴躑躅而咿嚶。今固如此，更千秋而萬歲兮，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鼬？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，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城？

嗚呼曼卿！盛衰之理，吾固知其如此，而感念疇昔，悲涼淒愴，不覺臨風而隕涕者，有愧乎太上之忘情。尚享！

祭丁學士文

嗚呼元珍！善惡之殊，如火與水，不能相容，其勢然爾。是故鄉人皆好，孔子不然，惡於不善，然後為賢。子之美才，懿行純德，誰稱諸朝，當世有識。子之憔悴，遂以湮淪，問孰惡子，可知其人。

毀善之言，譬若蠅矢，點彼白玉，濯之而已。小人得志，暫快一時，要其得失，後世方知。受侮被謗，無如仲尼，巍然衰冕，不祀桓魋。孟軻之道，愈久彌光，名尊四子，不數臧倉。是以君子，修身而俟。擾擾姦愚，經營一世，迨榮華之銷歇，嗟泯沒其誰記？是皆生則狐鼠，死為狗彘。

惟一賢之不幸，歷千載而猶傷，自古孰不有死？至今獨弔乎沅湘。彼靈均之事業，初未見於南邦，使不遭罹於放斥，未必功顯而名彰。然則彼讒人之致力。乃借譽而揄揚。

嗚呼元珍！道之通塞，有命在天，其如予何，孔孟亦然。何以慰子，聊為此言。寄哀一奠，有涕漣漣。

祭程相公文

嗚呼！公於時人，氣剛難合。予實後進，晚而相接。一笑之樂，淋漓酒巵。十年再見，公老予衰。公遽如此，予存幾時？

人生富貴，朝露之光。及其零落，秖益悲傷。惟可喜者，令名不忘。士窮閭巷，念不逢時；公位將相，韜能不施？公居廟堂，有言諤諤。白首于外，愉愉其樂。酒酣氣振，猶見鋒鍔。惜也雖老，神清志完。手書未復，訃已在門。

昔者樽酒，歌歡笑謔；今而一觴，涕淚霑落。死生忽焉，自古常然。撫棺為訣，夫復何言！

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

公諱齊，字子思。其先洛陽人，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。公幼依外舅劉氏，能自力為學，初作詩已有動人語。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，謂公之皇考曰：「兒有大志，宜善視之。」州舉進士第一，以書薦其里人史防，而居其次。祥符八年，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，試禮部所奏士，讀至公賦，有安天下意，歎曰：「此宰相器也。」凡貢士當賜第者，考定，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，又參擇其材質可者，然後賜第一。及公召見，衣冠偉然，進對有法，天子為無能過者，亟以第一賜之。

初拜將仕郎、將作監丞，通判兗州。太守王臻治政嚴急，喜以察盡為明。公務為裁損，濟之以寬，獄訟為之不冤。逾年，通判濰州。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奸利者，已逾十年，蹤跡連蔓，至數百人。公歎曰：「盡利於民，民無所逃，此所謂法出而奸生者邪？是為政者之過也。」為緩其獄，得減死者十餘人，餘皆釋而不問。濰人皆曰：公德於我，使我自新為善人。由是風化大行。

天禧二年，還京師，當召試。時大臣有用事者，意不悅公。居數月，不得召。久而天子記其姓名，趣使召試，拜著作佐郎，直集賢院，階再加為宣德郎，勳騎都尉，主判三司開拆司，賜緋衣銀魚，遷右正言，階朝奉郎，勳上騎都尉。

今天子即位，遷右司諫。真宗新棄天下，天子諒陰不言。丁晉公用事專權，欲邀致公，

許以知制誥，公拒不往，益堅。已而寇萊公、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。公歸歎曰：「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，豈宜為權臣所脅？得罪，非吾懼也。」既而晉公敗，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，獨公終無所屈。未幾，同修起居注，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，判流內銓，賜服金紫，改三司戶部、度支二副使，轉勳輕車都尉，借給事中，奉使契丹。天聖八年，拜起居舍人、知制誥、同知審官院、會靈宮判官，充翰林學士，加侍讀學士，賜爵汝南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。太后修景德寺成，詔公為記。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，使人陰謂公曰：「善為記，當得參知政事。」公故遲之，頗久，使者數趣，終不以進。崇勳怒，讒之太后，遷禮部郎中，改龍圖閣直學士，出為西京留守。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，爭之太后前，卒不能留。以親便，求改密州。遭歲旱，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，又請悉除京東民租，弛其鹽禁，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。東人至今賴之，皆曰：「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饑者，蔡公也。」徙南京留守，進爵侯，增邑戶五百為一千，階朝散大夫。召還，拜右諫議大夫，權御史中丞，判吏部流內銓，遷給事中，勳護軍，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。

莊獻明肅皇太后崩，議尊楊太妃為太后，垂簾聽政。議決，召百官賀。公曰：「天子明聖，奉太后十餘年，今始躬親萬事，以慰天下之心，豈宜女後相繼稱製？且自古無有。」固止不追班。太妃卒不預政，止稱太后於宮中。

復為龍圖閣直學士、權三司使。京師有指荊王為飛語者，內侍省得三司小吏，鞫之，連及數百人。上聞之大怒，召公窮治，跡其所來。無端，而上督責愈急，有司不知所為，京師為之恐動。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，不足窮治，且無以慰安荊王危疑之心，奏疏論之，一夕三上。上大悟，乃可其奏，止笞數人而已，中外之情乃安。拜樞密副使，進爵公，增邑戶五百為二千。

南海蠻酋虐其部人，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。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，宜還其部。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，且以求生，宜內之荊湖，賜之閑田，使自營。今縱卻之，必不復還其部，苟散入山谷，當為後患。爭之不能得。其後數年，蠻果為亂，殺將吏十餘人，宜、桂以西皆警，朝廷頗以為憂。

景祐元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參知政事。二年，賜號推忠佐理功臣，進階正奉大夫，勳柱國。郭皇后廢，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，選入宮為后。公爭之，以為不可，自辰至巳，辯論不已。上意稍悟，遂還其家。河決橫壟，改而北流，議者以為當塞。公曰：「水性下，而河北地卑，順其所趣以導之，可無澶、滑壅潰之患，而貝、博數州得在河南，於國家便，

但理堤護魏州而已。」從之，澶、滑果無患。

契丹祭天於幽州，以兵屯界上，界上驚騷。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、公獨料其必不動，後卒無事。

公在大位，臨事不回，無所牽畏，而恭謹謙退，未嘗自伐，天下推之為正人，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。

三年，頻表求解職，不許。明年，遂罷，以戶部侍郎歸班，改賜推誠保德功臣，勳上柱國。久之，出知潁州。寶元二年四月四日，以疾卒於官。

公在潁州，聞西方用兵，惻然有憂國心，自以待罪外邦，不得盡其所懷，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。公之卒，故吏朱寀至潁，潁之吏民見寀，號泣拜於馬前，指公嘗所更歷施為，曰：「此公之跡也。其為政有仁恩，所至如此。平生喜薦士，如楊偕、郭勸、劉隨、龐籍、段少連，比比為當世名臣。

公為人神色明秀，鬚眉如畫。精學博聞，寬大沉默，一言之出，終身可復。其蒞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，可考不誣如此。謹按贈兵部尚書，於今為三品。其法當謚，敢告有司。謹狀。

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

君諱遜，字景山，世家歙州。少仕偽唐，為監察御史。

李氏國除，以族北遷。獻其文若干篇，得召試，為汲縣尉冠氏主簿。凡主簿二歲，縣民七百人詣京師，願得君為令。遷秘書省校書郎、知縣事，數上書論北邊事，是時趙普為相，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，甕滿輒出而焚之，未嘗有所肯可，獨稱君為能，曰：「其言與我多合。又二歲，徙江華令，未行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，拜太僕寺丞，磨勘錢帛糧草，監永城和糴，知海陵監。

三歲，用監最遷大理寺丞，賜緋衣銀魚，監泗州排岸司，遷讚善大夫，監永興軍榷貨務，遷太常丞、知鼎州。州雜蠻蜑，喜以攻劫為生，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，常伺夜出掠居人，居人惡之，莫敢指。君至而歎曰：「夫政，民之庇也。威不先去其惡，則惠亦不

能及人。」君政既行，盜皆亡入他境，約君去乃還。遷國子博士，奉使兩浙、江南，言茶鹽利害，省州縣之役，皆稱旨。出知興元府，大修山河堰。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，世傳漢蕭何所為。君行壞堰，顧其屬曰：「鄭侯方佐漢取天下，乃暇為此以溉其農，古之聖賢，有以利人無不為也，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，而廢古人萬世之利？」乃率工徒躬治木石，石墮，傷其左足，君益不懈。堰成，歲穀大豐，得嘉禾十二莖以獻。遷尚書主客員外郎、京西轉運使，徙荊湖南路。

荊湖南路接谿洞諸蠻，歲出為州縣患。君曰：「鳥獸可馴，況蠻亦人乎！」乃召其酋豪，諭以禍福，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。訖三歲，不以蠻事聞朝廷。君罷來朝，真宗麵稱其能。會有司言荊南久不治，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、知府事。荊南鈐轄北路兵馬，於荊湖為大府，故常用重人，至君特選以材，用員外郎自君而始。

明年，遷司封員外郎，賜金紫，徙知揚州。州居南方之會，世之仕宦於南，與其死而無歸者，皆寓其家於揚州。故其子弟雜居民間，往往倚權貴，恃法得贖，出入裏巷為不法，至或破亡其家。君捕其甚者笞之，曰：「此非吏法，乃吾代汝父兄教也。」子弟羞愧自悔，稍就學問為善人，風俗大化。歲滿，在道得疾，卒於高郵。

君少孤，事其母兄，以孝謹聞。常戒其妻事嫂如姑，而未嘗敢先其兄食，衣雖弊，兄不易衣，不敢易。初，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，君之故友全惟嶽當從，以其家屬托君。惟嶽果留不返，君善撫其家，為嫁其女數人。李氏國亡，君載其家北歸京師，以還惟嶽。

歷官四十年，不問家事。好學，尤喜孫、吳兵法。初在偽唐，數上書言事，得校書郎，遂遷御史。王師圍金陵，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，陰持兩端。李氏患之，以謂非君不能召雄。君走上江，以語動雄，雄即聽命。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，君曰：「此非柵兵之地，留之必敗。」乃戒雄曰：「兵來，慎無動，待我一夕，吾當入白，可與公兵俱入城。」君去，王師挑之，雄輒出戰，果敗死。君至，收其餘卒千人而去。君少慷慨，卒能自立於時。其孝謹聞於其族，其信義著於其友，其材能稱於其官，是皆可書以傳。謹狀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